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01
8 December 1978
CHINESE

第二一〇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 星期五

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冯韦希马尔先生

成员国：玻利维亚

加拿大

中国

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

加蓬

印度

科威特

毛里求斯

尼日利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卡拉斯科夫人

巴顿先生

陈楚先生

胡林斯基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恩东先生

贾帕尔先生

比沙拉先生

皮特陈先生

哈里曼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理查德先生

伦纳德先生

查得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78-70640/A

下午三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4(1978)号决议提出的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临时报告(S/12929)。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黎巴嫩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

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和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建议邀请黎巴嫩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黎巴嫩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邀请，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列出的项目。安理会成员面前有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4(1978)号决议提出的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临时报告，这份报告载于S/12929号文件。

秘书长希望在现在作个说明，现在我请他发言。

秘书长：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我十一月十八日的报告（载于S/12929号文件），这个报告是九月里安理会延长联黎部队任期时要求我提出的。这个报告说明了联黎部队目前的情况，特别是联黎部队执行安全理事会交付给它的任务时所遭迂的困难。

(秘书长)

虽然我们在联合国总部和当地不断努力同主要有关各方连系，但自从我的报告发布以来，不论是整个局势还是联黎部队的部署都没有任何显著改善。

我已经向安理会成员相当详细地说过联黎部队目前情况各方面的具体问题，现在就不重复了。无论如何，重点已列入我提交安理会的报告内的意见部分。

我相信安理会正式讨论我的报告将有助于提高联黎部队的效用和士气，以及黎巴嫩对联合国的信心。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让安理会注意当前的局势，讨论如何能最好地进行彻底执行第425(1978)和第426(1978)号决议的任务。我不认为今年三月设立联黎部队时，有人会低估联黎部队必将碰到的困难。现在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些困难。但是我仍然相信，归根到底黎巴嫩南部恢复和平与安全的惟一持久可靠办法，是恢复黎巴嫩政府的主权和权力。显然，成功地执行联黎部队的任务是这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个目标的确很难实现。但决不能因此而不尽量努力求其实现。所以我很高兴举行这次会议，让安全理事会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我非常希望有了安理会的合作和在此审议的结果，我们能在执行第425(1978)号决议和执行联黎部队的任务方面进入新的阶段。

主席：关于秘书长的临时报告，我要宣读下列声明，这是在安全理事会成员协商过程中拟定的声明。

“安全理事会研究了秘书长按照第434(1978)号决议提出的载于S/12929号文件内的报告。安理会赞成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联黎部队的充分部署受到阻挠、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九日第425(1978)号和426(1978)号决议的彻底执行受到阻挠的意见。

“安理会对黎巴嫩南部的严重局势表示最深切的关注。

“安理会确信，这些阻挠是蔑视安理会的权威，违抗安理会的决议。因此，安理会要求消除在秘书长这次的报告和他以前向安理会提出的历次报告中所明确叙述和提到的一切阻挠。

(主席)

“安理会认为，联黎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各地不受阻挠的部署，对于恢复黎巴嫩政府的治权，维护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的黎巴嫩疆界内的主权，将能作出重大的贡献。

“因此，安理会要求不与联黎部队充分合作的所有各方，特别是以色列，立即停止干涉联黎部队在黎巴嫩南部的活动，同时要求它们立即充分遵守第425(1978)号和426(1978)号决议的执行。

“安理会又要求能够办到的成员国对有关各方施加影响力，以便联黎部队可以不受阻挠地执行任务。

“安理会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和联合国工作人员，以及联黎部队官兵，为执行第425(1978)号决议所作出的努力。安理会也愿借此机会，向提供部队或对联黎部队的部署给予协助、对联黎部队执行任务给予便利的国家，表示特别的谢意。

“安理会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并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以前视情况需要随时审查局势，以便考虑实际可行的方法和途径充分执行安理会的决议”。

(S/12958)

根据我的了解，安全理事会成员准备以协商一致方式核可我刚才宣读的声明全文。

没有人反对，我宣布这项声明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陈楚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这个崇高职位。

黎巴嫩南部地区局势的发展，引起人们的普遍关切。今年三月，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悍然大举入侵黎巴嫩南部地区。在此以后它又多次出动飞机，对黎巴嫩的若干地区进行狂轰滥炸。十月五日，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再次出动军舰对

(中国)

贝鲁特地区进行野蛮炮击，屠杀无辜人民。与此同时，它还千方百计地阻挠黎巴嫩政府在其南部地区行使主权。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的严重罪行，遭到黎巴嫩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抗。也遭到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声谴责。

中国政府 and 人民始终不渝地坚决支持黎巴嫩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收复失地和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我们认为，黎巴嫩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严格尊重。我们强烈谴责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和阻挠黎巴嫩政府在其南部地区行使主权的罪行。

基于上述立场，我们赞同安理会主席刚刚宣读的声明中有关指责以色列的段落但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声明没有对以色列给予应有的严正谴责。同时，由于中国代表团对于派遣联合国部队的问题一贯在原则上持有不同立场，因此我们对上述声明中一切涉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内容，持不参予的态度。

主席：谢谢中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比沙拉先生（科威特）：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为就刚才宣读的文件取得协商一致而作的努力。你用著名的德国传统坚定的语调宣读这个声明，我们很满意。

今天我国代表团听到梅厄夫人死了。真可惜她不能再活久一点看到巴勒斯坦人民的胜利，她曾经讥讽地说：“哪儿有巴勒斯坦人？他们根本不存在。”

讲到今天讨论的主题，我要对秘书长提供的补充资料表示满意。首先我要引述秘书长重要报告中的话。

安理会在第434(1978)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在两个月内报告情况。秘书长按照安理会的要求，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提出了载于S/12929号文件的报告。安理会在第434(1978)号决议中决定在两个月内开会，以便审查局势并考虑应该进一步采取什么措施来执行第425(1978)号和第426(1978)号决议。

因此科威特代表团非常感谢秘书长及其同事持续不懈地努力执行第425(1978)

(科威特)

号和第426(1978)号决议。我国代表团极为高兴，因为这个报告坦诚地归咎于以色列阻挠安理会决议的执行。这个文件特别坦率，体现了联合国所遭迂的挫折报告第5段中说：

“自秘书长提出上一次报告以后，部队的部署并无任何显著改善。”(S/12929, 第5段)

接着又说：

“尽管联黎部队尽力设法，但并未取得多大进展。”(同前)

报告第8段说：

“在黎巴嫩实际武装集团”——即哈达德及其同伙——“控制之下的地区，以前曾在该地取得有限的活动自由的联黎部队常常受到骚扰。”(同前，第8段)

第9段中说：

“联黎部队的房地也受到实际武装集团的骚扰。”报告的同一段中说：“联黎部队的军官们认出了在现场有三名便衣的以色列国防军人员。”(同前，第9段)

报告还叙述了十月二十五日胡作非为的可悲事件，有一些叛徒及其主子，以色列人，闯入联黎部队总部用刀砍伤了一名爱尔兰士兵。以色列士兵完全蔑视联合国的权威，胡作非为，竟然蛮横地洗劫了纳库拉的联合国总部。

报告第12段中说，联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人员在黎巴嫩南部出现。曾发现一群三十名以色列人在黎巴嫩境内300米处布雷。秘书长显然极度失望，他说：

“我必须遗憾地指出，在审查期间，尽管作了上述种种努力，始终进展很少。”(同前，第13段)。

秘书长显然认为不得不对以色列不肯合作充分部署联黎部队表示失望。报告第15

(科威特)

段明确地说：

“联黎部队的成功，主要先决条件是获得所有各方面的合作，特别是联黎部队行动地区和附近的武装份子和集团的合作。在当前情况下，这特别是指地区内实际存在的黎巴嫩部队和以色列政府。我遗憾地必须通知安理会，目前仍然得不到这两方面的必要合作，因此阻碍联黎部队的充分部署，也阻碍黎巴嫩在这地区内逐渐恢复权力。”（同前，第15段）

秘书长继续说：

“以色列国防军和实际存在的黎巴嫩部队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局势的一个主要因素。……没有人否认过以色列当局向他们提供后勤和其他形式的支援。”（同前，第17段）

秘书长还说：

“这种情况显然不容许无限期继续存在。”（同前，第19段）

秘书长在第20段中说：

“因此，实际存在的黎巴嫩部队和支持这些部队的人，必须接受某些现实情况。……如果继续用武力反抗这种努力，只能视为故意蔑视黎巴嫩政府的合法权力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同前，第20段）

报告同一段中说：

“目前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一定会使联黎部队逐渐腐蚀。”（同前）

我们必须真诚感谢秘书长的坦率直言。问题的关键是以色列蔑视安理会的权威。以色列一贯如此，不但对联黎部队是这样，对其他问题——叙利亚领土也好西岸或加沙也好——也都是这样。我们对于这种公然蔑视安理会权威还能再容忍多久？第425(1978)号决议有哪一部分得到了执行？这项决议要求撤出以色列武装部队，在黎巴嫩南部恢复黎巴嫩的权力和充分部署联黎部队。秘书长明确

(科威特)

说是以色列阻碍了联黎部队在南部充分部署。因此黎巴嫩未能在黎巴嫩南部恢复权力。

那些以以色列为后台的匪徒阻挡联黎部队向南部推进。所以第425(1978)号决议非但没有执行而且是受到了蔑视。以色列非但不同联合国部队合作而且公然向联合国部队挑衅。黎巴嫩非但不能在南部恢复权力，而且权力受到了侵害，联黎部队的威信明显受到了打击。

这种难以相信的混乱情况要怪谁呢？毫无疑问，首先要怪以色列，它是造成惨况的罪魁祸首。执行第425(1978)号决议需要巴勒斯坦人民合作，他们已在最无法认人容忍的情况下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耐性。但是巴勒斯坦人民还会这样合作多久呢，尤其是他们眼见以色列却因玩弄花招而得到了种种好处？

执行决议还需要黎巴嫩政府合作，在最混乱的情况下，黎巴嫩政府已设法派出一些部队去伸张其权力。可以这么说，阿拉伯人这方面已经尽了义务。但是问题在于以色列那方面，以色列不想联黎部队完成任务。以色列在一片混乱中混水摸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伦敦《太晤士报》报道说：

“但是，看来似乎很明显，以色列不能容忍边界沿线有联合国部队存在。这种存在毕竟会使以色列失去黎巴嫩南部基督教徒为它维持的亲以色列的安全区。同时，从射击事件的频繁看来，以色列还希望向联合国表示，任何进一步向南推进都会受到武力抵抗。或许它还想要证明联合国软弱无能”。

伦敦《太晤士报》同一篇报道的另一段说：

“以色列宣称并没有控制基督徒民兵，但大多数联合国士兵都对此嗤之以鼻。一位官员说起有个不属于爱尔兰大队的下级军官收到以色列士兵的无线电通话，该士兵警告他基督徒方面将要开炮射击，不过这不能由以色列负责”。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伦敦《太晤士报》登出的一篇采访中，联黎部队指挥官厄斯金将军说，他的5,600名部下“完全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科威特)

九月里讨论过的秘书长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

“以色列国防军将边境地区的控制交给实际存在的武装集团而不交给临时部队，这将继续使临时部队无法充分部署，也无法恢复黎巴嫩政府在整个地动地区的权力。”（S/12845, 第61段）

因此，黎巴嫩南部的惨败是由于以色列采取行动把它占领的领土交给希望控制该地区的非法叛徒，以图确保以色列取得完全平静的局面。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星期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些以色列的仆从企图在黎巴嫩南部建一个机场和一个港口。这是低级趣味的笑话，我们都知道这些仆从分子不但受雇于以色列主子，而且不得到以色列支持决不敢设想这样公然地肢解黎巴嫩主权。秘书长毫不含糊地指责以色列阻挠联黎部队的部署。

以色列毫无粉饰这种指责的余地。这些仆从看来好象胆大包天勇敢地对抗祖国同胞，事实上只是一群懦怯受骗的黎巴嫩人完全依存于以色列的军事和政治支持。如果不是有以色列的阴谋圈套，他们将倒在黎巴嫩爱国同胞的脚下。我国代表团确实深恶痛绝联合国对以色列的那种温和的态度。在安理会的权威有了危险的时候，应该要管一管被我们一些同事宠坏了的小鬼了。对于以色列造成的一团混乱安理会到底还能再容忍多久？安理会的权威在道德上是败落了，这种败落主要是以色列造成的。我们看到它总是逍遥法外，安享掠夺物而不受惩罚。

谁都知道安理会有些成员极不情愿接受关于联黎部队的辩论，虽然秘书长报告已经指责了以色列。当我们谈到以色列插手黎巴嫩南部时，他们就鼓噪不安，虽然他们比我们更了解事实真相。然而我们说的是按照第425(1978)号决议的规定，在黎巴嫩南部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平与安全在哪里？何处已经恢复和平？这该由谁负责？我们究竟又做了什么来加以恢复？我国政府参加了黎巴嫩的两度维持和平行动。我国政府对阿拉伯维持和平部队，不但在财政上而且在政治参与上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政府在最近关于监督停火的阿拉伯外交部长会议上

(科威特)

也起了作用。我国政府还非常关切联黎部队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能够补足阿拉伯威慑力量的努力。但是只要联黎部队未能在黎巴嫩南部部署，我们在加强阿拉伯威慑力量方面的作用就是很有限、很不够的。

安理会的权威危若累卵。把责任推给秘书长是不公平的，不经安理会授权他不能采取行动。我们不能逃避充分执行第425(1978)号和第426(1978)号决议的责任，无论如何必须要处理黎巴嫩南部的这种不正常局势。如果联黎部队不能用武器打开一条路——它显然做不到——那我们就必须想别的办法。目前的情况当然对以色列最有利，它在南部得到其仆从的保护，北部有联黎部队保护，再向北还有利塔尼河作为屏障。我们怎么可能接受这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异常局势？这种不正常局势会使到现在为止还非常克制的其他方面，也想利用当前的混乱情况从中获利。黎巴嫩南部是棘手的问题，黎巴嫩政府没有能力处理，而联黎部队也没有办法对付。以色列造成了无法无天的状态，只有以色列得利，这种状态继续下去也只有以色列感到高兴。安理会受到权力政治的限制，特别在这个关头，科威特代表团完全知道安理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支持秘书长的说明，我们认为这个说明包含了必要的因素。

我们知道秘书长的说明不会解除黎巴嫩南部的苦难，但是它可以提供通常伴随安理会决定的必要压力。有些人总是要我们信任他们的努力，我们已经表现出非常合作的态度，因为我们希望尽量配合他们的意思而不要伤他们的感情。明年一月，我们还会有机会审查局势；如果情况还是和现在一样，我国代表团也许会要求引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制裁以色列，或终止联黎部队的任务。

现在我要简单谈一谈我们所谓的“迈图拉勾结”。

今年八月，一支黎巴嫩部队企图进驻该地区，这是联黎部队完成任务、协助黎巴嫩政府在黎巴嫩南部恢复权力的一项必要任务。在黎巴嫩北部仍有重大问题的情况下，黎巴嫩政府采取这种行动是果敢的，我们大家和所有向联黎部队提供部队的国家都赞成这项行动。可是结果怎么样呢？

(科威特)

哈达德用现代化的大炮射击了四天，不但轰击黎巴嫩部队而且也轰击联黎部队尤其是尼泊尔特遣队。有些炮弹射到尼泊尔人周围几码处，有些射到挪威人近旁黎巴嫩部队——它代表安理会所有成员都承认的合法权力——的行动被阻止了。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首先，以色列占领时让哈达德少校和希代克少校的叛军扩大势力，沿着以色列边界控制了黎巴嫩境内一公里至六公里的地区。他们扩大控制区的办法是，把基督徒民兵开进主要是穆斯林教徒、在以色列入侵前基督徒民兵没有控制过的地区。联黎部队总部所在地纳果拉是在穆斯林地区，这个地区在叛徒少校的阵线后方，完全在他们掌握下。在以色列入侵以前，没有一个叛军进入过这个地区。

以色列入侵期间，以色列人造了十五条新的路从以色列通往这个一至六公里边境地区，来补给叛军。补给品——大炮、其他重武器、炮弹等军火——经由所谓“很好的窝藏赃物场所”送进去。这个“很好的窝藏赃物场所”对哈达德少校是很好，对以色列更是非常好的。对以色列来说，好就好在它在黎巴嫩制造了一个缓冲区，导致今天实际上的兼并。

哈达德少校所指挥的部队不超过八百人，为什么他能够挡住联黎部队和合法的黎巴嫩部队？答案是：以色列提供了补给、参谋、后勤支援。

关键是位于边境的迈图拉城同哈达德的总部马莱约直接挂勾。有一条路直通边界，连接两地。联合国发言人报告说，在黎巴嫩境内联黎部队总部所在地纳果拉显然由哈达德领导的几次示威中，看到过以色列军官。他们来自何方？迈图拉。哈达德从哪里得到军事补给？迈图拉。哈达德的大炮不但向黎巴嫩部队开火，而且向联黎部队——代表安理会所有成员国的联合国部队——开火，这些大炮后面的计算机在哪里？在迈图拉。

阻挡联黎部队按照黎巴嫩政府的意思进驻的黎巴嫩南部地区的是什么？是迈图拉。而迈图拉位于以色列。迈图拉由以色列部队驻守。迈图拉向哈达德供

(科威特)

应以色列军火。迈图拉派出以色列顾问。迈图拉提供参谋、提供鼓励和后勤。哈达德是替迈图拉工作，而不是为黎巴嫩或联合国工作。

那么，我们问题的答案就是：堵住迈图拉，让黎巴嫩南部成为黎巴嫩的地区，而不是以色列的地区。迈图拉是叛徒的生命线，因此一定要切断。这说的是以往和目前的情况。将来又如何呢？

坚持联黎部队在整个黎巴嫩南部享有行动自由的理由，决不是空论或是一种辩论。这不仅仅是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或希望恢复一个会员国的主权——合法的主权——和权力的问题。根本的理由是有必要协助黎巴嫩人民医治创伤、重建国家。

自从联黎部队到达以来，成千上万的黎巴嫩人已回返黎巴嫩南部的家园。黎巴嫩南部惟一还有实际冲突或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就是实际上已被以色列并吞的那个缓冲区。

让联黎部队在整个地区活动，那黎巴嫩南部就可以成为整个黎巴嫩的榜样。只是以色列通过迈图拉在阻挡这件事。

以色列告诉联合国说，它已遵守第425(1978)号决议的规定。这种话毫无诚意，只是想欺骗国际社会。幸而联合国和各会员国都知道局势是低沉暗淡的正是因为以色列阻挠联黎部队的部署，我们才开会审议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毅然决然地解决困难。这件事关系太大了。有些方面迄今仍然自行克制，不过它们也许会忍不住利用目前以色列造成的无法无天状态来从中取利。

科威特代表团很知道各方面为取得以色列的合作而作的努力遭到了困难。正因为如此，我国代表团才宁愿要安理会主席代表各成员作一个声明，而不要有什么决议。我们的目标是达到全体一致；我们的目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促进黎巴嫩南部的局面恢复正常。我们希望避免刻毒责备的言辞或口舌的争论。

我们理解有些成员国对作出决议感到困难，我们也感谢它们理解我们自己的困

(科威特)

难。我们关心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我们相信主席坚定宣读的声明包含了我们希望强调的各个要点，当然我们也考虑到目前局势的困难。

谴责、表示痛惜和告戒能使人心里舒服，但是不会有助于改善我们关切的许多人的前途。本着这种精神，我国代表团感谢安理会成员的谅解和合作。的确，有些人对声明的言词不够严厉感到不满，也有些人认为他们接受了难以接受的若干内容。对这两种人我们都感谢他们的谅解。

黎巴嫩寄信心于安理会及其坚决执行其决议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面对以色列的挑战而不妥协，只有这样才能满足黎巴嫩人民对安宁、和谐与和平的渴望。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两个月前，当我们开会讨论延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时，我指出我国政府十分关切该部队在黎巴嫩南部执行职务时遭受“外国支持”的武装集团的干扰和阻挠。我们在会议辩论后制订的决议中呼吁以色列、黎巴嫩和所有其他有关方面尽快同联合国充分合作执行今年三月十九日通过的第425(1978)和426(1978)号决议。

十一月十八日的秘书长报告说，若干方面仍不接受该项呼吁，实际武装集团的态度显著地变得更为强硬，而联黎部队行动范围内及其附近地区的形势日益紧张。我们对此也同样感到关切。部队司令员不但无法改善部队的部署情况，进驻黎巴嫩南部的其他地方，而几个先遣队竟遭到实际部队的射击。

我们相信以色列政府对南部这些部队有相当大的影响。我们也认为以色列政府应该停止给这些部队供应用品和军事设备，这种供应使这些部队更能阻挠联黎部队执行任务。正如秘书长指出，有人见到以色列防卫部队人员多次在黎巴嫩南部出现。今天秘书长再次证实这些入侵仍在继续，并未中断。我国政府对这些及其他行动极感关切。正如我们在较早的辩论中说，这种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不合作的做法是毫无理由的。

再过几个星期我们要审查联黎部队任务期限了，我们希望各有关方面同部队的合作态度和程度有显著的改善。我特别希望以色列政府会以更积极的态度使用它的影响力，让联黎部队完成其任务。关于此点，让我补充说，任何损害联黎部队的国家，必须本身对以后该地区的紧张与暴力的激化负重大责任。实际上，拒绝同联黎部队合作等于违抗安全理事会。这必然使人怀疑这个国家是否真心诚意地准备接受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进一步解决中东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且也必然会动摇提供军队的国家派遣人员参与这种部队的政策。

另一方面，我注意到联黎部队同这个地区的其他武装部队的关系并没有产生严重的大问题。虽然偶然也同想从北面进入联黎部队活动地区的武装人员发生冲突。

但这些冲突大多数是小规模的。 不过局势显然很不稳定；因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因无法在整个联黎部队活动地区内取得重大进展而危害已经获得的合作。 女皇陛下政府因此将继续利用一切机会向各方强调必须同联黎部队合作。

我们曾经有机会称赞尔斯金少将和联黎部队官兵们的工作，下个月也会有机会表示这番意思。 令人遗憾的是该部队面对的种种危险并没有减少甚至还可能有所增加。 我们必须赞扬部队在这种种压力下努力执行安全理事会交付的任务的精神。 我们同样要赞扬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为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黎巴嫩南部的各项决议而作出的专心诚意的努力。 安理会十分感激他们，希望尽量协助他们，努力改善影响他们工作的政治上的困难。 我国代表团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参与安全理事会目前这个讨论，我们认为这个讨论在时间上是非常需要的。

巴顿先生（加拿大）：今年三月安理会应黎巴嫩政府的紧急要求，派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到黎巴嫩，检查以色列部队是否确实撤退，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协助黎巴嫩政府在黎巴嫩南部恢复行使有效权力。 安全理事会又请当事各方和所有有关方面为联黎部队的任务提供便利。

秘书长关于联黎部队的最新报告指出，尽管安理会向各有关方面发出了指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仍然被人开枪射击，在执行任务上仍然受到限制和骚扰。 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

秘书长的报告清楚表明，所指的事件的祸首是他所说的实际部队。 他又说，以色列当局并不否认给这些部队提供后勤及其他形式的支助，他说尽管以色列防卫部队据报已撤出黎巴嫩南部，联黎部队有时仍然见到以色列防卫部队人员在这个地区内活动。 报告也提到联黎部队活动地区内涉及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事件。

正如秘书长说，恢复黎巴嫩政府的权力和主权是黎巴嫩南部恢复正常和安全情况的唯一持久可靠的办法。 除非黎巴嫩恢复正常和安定，整个中东的安全与和平必然继续受到威胁。

(加拿大)

此外，安理会的权力也受到了严重的考验。我们绝对不容许安理会的决定被人置之不理，也不容许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良好声誉受到玷污。加拿大现在已经没有参加联黎部队，但我们仍然认为决定授权设立该部队是正确的，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该部队在极其困难情况下的工作表现。但我们常说，维持和平是达到一个目标的手段。要是无法达到目标，则应该重新考虑其他可走的途径。

秘书长先生，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支持你的声明，特别赞成你向那些未充分同联黎部队合作的各方面提出的呼吁，要求马上停止干扰联黎部队在黎巴嫩南部的活动，特别是要以色列方面停止这种干扰。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以色列已经展开外交工作予备同埃及进行单独会谈，就在这时机竟然向爱好和平的黎巴嫩发动侵略。尽管这些侵略行动引起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全世界的严厉批评，以色列竟然需要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来响应安全理事会责成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占领区的决定。再者，根据秘书长以S/12845号和S/12929号文件发表的报告所列举的事实，以色列没有把撤出的几个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联合国临时部队，而是把控制权移交非法武装集团，而这些集团直到今天仍拒绝听命于黎巴嫩政府的指挥。

自从今年六月安全理事会获悉以色列的武装部队完成从黎巴嫩撤退以来，以色列军队在那些接受特拉维夫精神上、经济上、军事上支持的地方反动势力的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挑衅行动，企图在黎巴嫩炮制分裂的局面。

正如秘书长目前在S/12929号文件中提出的报告所示，安理会今年九月通过第434(1978)号决议后，两个月以来局势并没有改变。该决议

“要求以色列．．．．．紧急与联合国充分合作，执行第425(1978)号和第426(1978)号决议的规定；”

一如既往，以色列继续干涉黎巴嫩的内政，继续同其边境地区的非法武装集团大搞合作。正如秘书长报告指出，这是妨碍黎巴嫩政府在该国南部恢复统治权的

(捷克斯洛伐克)

主要阻力。

这种局势当然引起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的最严重的关切。这种局势过去曾经阻碍恢复黎巴嫩的和平，并且对整个中东问题的公正而持久的解决构成威胁。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席访问了伊拉克共和国。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

“..... 双方政府支持黎巴嫩政府巩固该国在其全部领土内的合法权力，支持尊重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合法利益。双方谴责了以色列干涉黎巴嫩内政，并试图增加紧张，试图分割黎巴嫩。”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国一齐谴责以色列不顾和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的嚣张行为和行动，并且认为安理会主席就此事发表的声明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安理会主席的声明是对以色列当局的一项严重警告，因为以色列当局的行动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显然旨在反对恢复黎巴嫩在其全部领土内的主权，继续威胁该地区的和平。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认为联合国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临时报告是非常合乎需要的、也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少的，因为自从以色列直接侵略黎巴嫩——联合国的一个主权会员国——以来，已有八个多月了。以色列这个大规模屠杀黎巴嫩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的野蛮攻击不过是它向阿拉伯邻国采取一连串侵略行动的又一个环节。

安全理事会今年三月十六日通过的决定责成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马上从黎巴嫩全部领土撤退其军队，要求以色列严格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但其后一连串事件表明，尽管安全理事会提出了要求，以色列实际上仍然不断损害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继续粗暴地干涉黎巴嫩内政。以色列的这些行动不能不被认为是对安全理事会决定的蓄意破坏，是对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的直接违抗。

(苏联)

秘书长报告明确指出，以色列象过去一样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维持其军事存在，给黎巴嫩的反政府集团提供军事及其他形式的援助，阻碍黎巴嫩政府恢复权力。秘书长报告正确地把以色列这些行动形容为敌意藐视黎巴嫩政府的合法权力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

以色列对黎巴嫩正采取威胁和军事挑衅政策。以色列在以黎边境的一些关键性黎巴嫩地区保持它的控制，就是设法准备对该国进行大规模的入侵。消息指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海岸积极建筑一个新的港口，并打算短期内在黎巴嫩南部兴建飞机场，这个消息必然会引起各方最深切的不安。显然，所有这种行为都是要加强以色列对黎巴嫩边界地区的实际占领。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使中东已经危险的局势不断恶化，构成对和平的威胁。苏联曾经一再提出警告和声明，指出中东冲突的无法解决，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和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合法民族权利的侵犯，正在形成严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该地区正在发生的事件再次证实这些警告和声明是完全根据事实的。

苏联一贯并将继续赞成以公正和全面的办法来解决中东问题。由于中东问题的性质特殊，必须靠一切有关方面的集体努力才能解决。举行单独谈判的政策只会使中东局势更加复杂。这样做会鼓励以色列试图巩固侵略所劫获的果实，包括其入侵黎巴嫩所劫获的果实，并且会鼓励以色列攫取阿拉伯土地作进一步的扩张。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先生率领的代表团在访问苏联期间发表了今年十一月二日的联合公报，其中苏联再次肯定苏联的立场，支持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事务的干涉，赞成黎巴嫩局势正常化。在发布的新闻稿中，除了别的以外，指出双方

“对黎巴嫩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因为以色列继续不断地干涉黎巴嫩内政，试图使紧张局势更形恶化，试图分割黎巴嫩。双方声明打算在保证黎巴嫩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合作使黎巴嫩的局势正常化。双方又主张加

(苏联)

强黎巴嫩政府包括全部领土的合法权利，并赞成尊重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在黎巴嫩的合法利益。”

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绝对不能容忍目前这种局面，因为以色列公然破坏安全理事会要求立刻终止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决定，又公然破坏安理会关于严格尊重该国主权权利的要求。

苏联代表团基于这些考虑，同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一起支持安理会主席刚才发言时宣读的协商一致的意见。苏联代表团同时注意到主席的发言明确指出以色列须对黎巴嫩极为严重的局势负责。该发言正确地认为以色列不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是向安理会权力挑战，是违抗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安全理事会明确要求以色列以及其他同联合国部队没有充分合作的部队——即目前在黎巴嫩南部受以色列控制的武装集团——应该停止阻扰联合国部队的活动。以色列必须极其认真地考虑这个要求，必须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规定以色列彻底停止干涉黎巴嫩内政的各项决议。

同时，我们引为遗憾的是，虽然以色列破坏了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而且继续对黎巴嫩采取侵略行动，严重干涉该国内政，但是安理会目前这个决定却并没有对以色列作出适当的谴责。

我们也认为，现在正是安全理事会采取更积极更有效措施的时候，以便保证执行各项关于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决定。

哈里曼先生（尼日利亚）：我国代表团深切感激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第434（1978）号决议的规定编写了一份很有用的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临时报告。这个报告已分发给安理会各成员国。我当然知道现在离开延长联黎部队任务期限的手续还有一个多月。鉴于最近黎巴嫩南部的事态发展，这个报告现在是必要的。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是联合国中东维持和平任务主要协调专员，他在这

(尼日利亚)

段时间内在部队司令尔斯金少将的协助下，同黎巴嫩当局和以色列人经常保持接触，商谈进一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426(1978)和434(1978)号决议的步骤。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期间内联黎部队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保持联系。并且，为了便利早日完成其任务，联黎部队被迫在临时的基础上同黎巴嫩南部实际黎巴嫩人武装集团打交道。这是形势所迫，而且这种形势继续妨害联黎部队执行任务。

我们很高兴秘书长能够报告说，联黎部队继续尽力保证其执行任务的地区不被用来从事任何形式的敌对行为。秘书长又告诉我们，在联黎部队全面控制的地区内，继续采取有效行动，不仅制止武装人员的进入，而且还促使居民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不过，秘书长报告的有些方面还是使人感到不安。尽管联黎部队善意地同所谓哈达德少校的事实上存在的武装集团接触——这些接触是通过哈达德的政治后台以色列政府进行的——联黎部队在有效部署部队和控制活动区域这两项重要的任务上仍然遭遇相当大的困难，至于恢复黎巴嫩国家部队在这地区的活动，就更不用说了。

我国代表团特别关切武装集团违抗行为的激化，同时也关切武装集团对联黎部队在其法定活动地区内的权力造成的严重挑战。使我们感到愤慨的是，这些无法无天的集团现在竟然明目张胆地把重炮运进这个地区，用重炮来轰击联黎部队，而联黎部队却象传统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一样，只拥有供自卫用的轻武器。

联黎部队的设施成了这些实际武装部队的骚扰的目标，我们同样感到愤慨。关于这方面，十月十六日300名示威者在联黎部队纳果拉总部制造的事件是说明这种目无法纪、蔑视安理会威信和权力的最好例子。据报，示威者毁坏了黎巴嫩联络队使用的一架黎巴嫩陆军直升机。这还不算，暴乱集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下劫持了四名黎巴嫩联络人员。

(尼日利亚)

民兵和以色列的关系是事实具在，我国代表团不理解为什么以色列竟声称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很多人的示威行动及其后果。

当我们审议这份报告时，所谓实际武装集团正在联黎部队活动地区内为所欲为，经常骚扰平民，并且随意向和平无事的乡村发射迫击炮。十月三十日在布拉希特的射击至少击毙了一名妇女。

以色列好象认为武装集团的劫掠和暴行还不足以使人感到不安，我们现在有确实证据证明以色列军方人员在黎巴嫩南部出现。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侵害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在深入黎巴嫩领土300米左右的地方布雷。人们开始怀疑，以色列为什么会感到恐惧？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布雷呢？

我们当然赞成秘书长提供的情况，大意说，以色列防卫部队和黎巴嫩哈达德少校的武装部队之间的联系是联黎部队在黎巴嫩南部执行其任务时所面对的种种问题的一个主要因素。联黎部队多次要求以色列当局进行斡旋，使用其影响力，控制或缓和哈达德少校及其民兵的极端行动。以色列人虽然否认对武装集团有任何控制，但却不否认——事实上不能否认——曾经给哈达德少校及其集团以大量后勤和其他物质上的支助。因此，以色列人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的规定，通过其代理人大致能够维持他们在黎巴嫩的存在。

我们认为，这些年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安全理事会是否继续抱袖手旁观的态度，坐视以色列继续其违抗的、不妥协的猖狂行为。安理会现在必须采取行动——迅速和坚决的行动——如果要制止以色列继续侵蚀安理会的权威。这可能就是以色列的真正动机，以色列在中东的扩张阴谋受到了最大可能的限制。假如哈达德少校的武装集团在以色列人的积极支持下继续其目前的这种为非作恶，我们就不能期待联黎部队能够执行任务。

我们不要忘记，联黎部队的任务是保护所有各方面的居民，而直到目前为止，

(尼日利亚)

它的所作所为确实证明它绝不是偏向这个地区内任何一个党派的部队。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似乎没有任何选择，安理会必须尽快认真审议采取有效措施，迫使各有关方面严格遵守它的各项决议。目前情况显然是，以色列在支持哈达德及其集团。谴责以色列继续违抗安理会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我们现在也许要通知以色列，如果目前这种使人不能接受的情况继续下去，安理会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以色列必须认识到强大而稳定的黎巴嫩对以色列本身的安全是有利的，而且是必不可缺的。以色列似乎决心造成一个动摇的黎巴嫩，其结果必然会使以色列北部边界动荡不安。我只希望以色列会同联合国充分合作，保证黎巴嫩的稳定和领土完整。

最后，我国代表团愿意重申声援黎巴嫩人民寻求恢复和保障本国的领土完整。我们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向联黎部队全体官兵致敬，他们虽然在任务地区内遇到目无法纪的民兵的挑衅和骚扰，但仍然表现出英勇和冷静的头脑。最后，我们全心赞扬尔斯金少将和他的参谋人员，他们在极困难和动荡的环境下执行任务，表现出坚定、勇敢和责任感。我们盼望他们过去和将来作出的种种牺牲不会是徒然的。

我在结束前要作一点补充，安理会内提供以色列后勤支助，使它在中东全面违抗联合国的强大成员国没有利用它们的影响来恢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我们深感遗憾。黎巴嫩没有触犯任何人。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在通过主席要求停止干扰联黎部队在黎巴嫩南部的活动以后，还跟着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使它不仅在黎巴嫩，而且在整个中东事务上，不要表现得这么强横霸道。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十一月十八日秘书长提出了一份按照我们今年九月十八日通过的第434(1978)号决议而编写的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临时报告。法国政府要向他祝贺，感谢他再一次干练地、客观地完成任务。我们从他的分析可以看出，过去两个月来，联黎部队的司令官在我们规定的任务范围内作

(法国)

出一切努力，在执行安理会第425(1978)、426(1978)和434(1978)号决议方面取得了进展。可是，这些努力未能显著地改善联黎部队的部署情况，也未能让部队进驻整个活动地区内以色列军队一九七八年六月撤退时交给黎巴嫩武装集团的各个据点。事实上，显然联黎部队人员受到骚扰和挑衅，其中十月十六日和二十五日发生的事件特别严重。

我们今天审议的报告毫不含糊地指出，应对这些事件负责的实际黎巴嫩集团获得以色列的支助。秘书长告诉我们，他按照安理会托付联黎部队在该地区执行的任务和目标，提出了关于部队新部署的详细建议，目前正在等待答复。我们也很关切地等待这项答复。我们密切注意将来可能会有什么措施能够让我们理解对中东维持和平部队未来任务能抱多少希望。法国政府迫切地再度向各有关方面发出呼吁，希望各方面听取理智的声音，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代表团完全支持你以安理会主席身份宣读的声明。

自从执行十月七日的停火以来，贝鲁特的局面相当平静，因而黎巴嫩政府设法重新恢复其权力。法国代表团要强调指出：任何党派，任何国家不得阻扰这项必要行动。实际上，只有这个行动才可能使黎巴嫩不再爆发新的流血对抗，如再发生冲突，人民就会遭受无穷的灾难。此外，这也是恢复黎巴嫩整个领土主权的必要行动。今天，法国政府重申支持黎巴嫩政府进行这个漫长艰巨的任务。

法国政府要热烈赞扬联黎部队司令尔斯金将军及其属下官兵和非军事人员。他们往往在相当困难的环境下卓越地完成任务。因此，我们十分感谢他们。

伦纳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就在两个月前，在讨论关于延长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问题时，我们对指定的任务未能全面达成曾表关切，我们对黎巴嫩政府尚未恢复其管辖该国南部的权利一事特别表示注意。本国政府同理事会其他成员国一样，都认为这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也曾指出这点。我们要再次与大家一道，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同联黎部队尽量合作。这种合作是极其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巩固部队周围目前这种相当安定的局面；这种局面是靠联黎部队所有官兵以卓越的表现达到的，也只有这种合作才能使黎巴嫩政府将权力扩及南部黎巴嫩。我所说的“所有有关各方”是指该区域内所有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组织，以及所有对该处情况有影响的各国政府。

我国政府一方面同大家一样，感到联黎部队区域内各种行动无甚进展，另方面却认为联黎部队能成功地使以色列军队撤离南队黎巴嫩是值得注意的事。该部队曾尽力促进该处的稳定与安全。为了达到这些目标需要各方通力合作。但是如果某些方面，也就是秘书长提到的实际部队大力阻挠联黎部队的工作，不顾驻黎巴嫩的联黎部队是为黎巴嫩人民的利益而设的事实，蔑视联黎部队在这方面的明显贡献，这些目标便不可能达成。

以色列明显地可以影响这些集团，它对这些集团的影响力量远超出目前所体现的程度。我们认为，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以色列有责任协助联黎部队执行任务。

在这方面，我想特别指出，有几位今天在这里发言的代表——或许还可能包括几位目前尚未发言但准备在安理会发言的代表——所用的某些字句和所表示的想法或判断是美国无法赞同的。有些代表特别用了“谴责”和相同意义的字汇来形容今天大家协商一致的声明。声明中根本没有这类字句，不过这种情形也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安理会已经表示深感焦虑，呼吁各有关方面，特别是以色列，同联黎部队通力合作。安理会这一呼吁所包含的重大意义是很清楚的，代表们在这里过甚其词是没有意义的，结果是曲解了安理会今天这一行动的意义。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我确信所有有关各方以后会正确认识主席先生今天在这里发表的经过仔细斟酌的字句。

(美国)

当然，如果完全把当前的困难归咎于以色列的行动或不行动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因为黎巴嫩南部问题只是该国困难的一个面。黎巴嫩的现况既复杂又困难，其他与黎巴嫩友好的各国政府也应抱合作的态度，共同寻找一个解决该国困难的办法。安理会在数月前便曾为停火采取行动，设法终止中部黎巴嫩的流血事件，安全理事会同那些赞成大会这项重要决议的国家都已认识这个事实，决议的目的是向黎巴嫩加强提供有效的人道和发展援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中部黎巴嫩已经达成停火。我们相信，这种情况定能维持下去，只要停火前进行血战的马龙派民兵和阿拉伯威慑性的叙利亚部队继续约制行动。秘书长的报告清楚指出，整个黎巴嫩是可以得到稳定的和平的，只要该国政府能独立有效地行使权力，同时免于内乱。现在正朝着这个目标在努力，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萨克斯总统及其同事与其他方面合作设法重建国家，促进国内的和解。我国政府决尽力协助此一重要任务，我们也促请所有有关方面坚定地、积极地继续此一工作。我认为此一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联黎部队有直接关联，同中央政府是否有能力重新建立其在南部的权力也有关联。

在进行这种努力的同时，所有有关方面都必须协助联黎部队，从而促使中央政府的权力扩及该区域。联黎部队名如其实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部队；它不能取代黎巴嫩政府，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设法完成该部队所负的第三部分的任务。促进这方面进展的办法很多。当然，联黎部队的工作范围一定要能扩张到南部，其行动一定要能自由。同时，应在该区域逐渐加强黎巴嫩政府的权力，不论是靠现在正在重组的黎巴嫩军队，还是靠该区域内日渐强大的警察力量，或增加与人民直接接触的黎巴嫩非军事人员，或是通过所有这些步骤来取得进展。

这项发展需要黎巴嫩方面能抱定决心，凡是希望促进黎巴嫩安定的所有各方必须大力协作。如果中央政府加强行动，决心统一国家，一个强大、团结的黎巴嫩也就能逐渐形成。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黎巴嫩的友邦和邻邦以及黎巴嫩国内的所有宗派在这方面都负有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呼吁所有各方携手合作，完成任务。

现在我想简短地提到另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今天已有人提过，但是我觉得在

(美国)

态度上没有风度可言，令人感到遗憾。几小时前，我们听到了以色列前任总理果达·梅厄夫人逝世的消息。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对这位国际女政治家表达我们深切的悼念。

果达·梅厄夫人担任总理之职，她在以色列最艰辛的岁月中领导国家；一九七二年十月九日，她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她说：

“我国政府反对把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办法。只要大家想办法进行谈判，就有希望。那些认为不可能谈判中东问题的人应该知道，他们的态度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基本信念，在一个宣布和平与人道主义具有同等意义的组织内是不会有赞同的。”

她的这番话在今天要比从前还更有意义。我们对以色列人民悲痛损失致以无限同情。

查德尔通先生（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在今年投票时赞成第425(1978)号、第426(1978)号和第434(1978)号决议是因为深信在南部黎巴嫩设立一个暂时性联合国部队可以使该区域困难的情况不再恶化。可惜的是，联黎部队设立的目标并未元满达成，我们眼看着它从一个暂时性的办法演变成一个几乎是永久性的措施，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事实，我们该记得该部队已设立了九个月，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该到第二个任务期间的时限了。换句话说，也就是该部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它的任务。

委内瑞拉代表团希望说明我们的立场：联黎部队未能元满达成安全理事会委托它的任务是因为没有得到所有有关方面和各国政府的必要合作，特别是因为它在按照使命规定的区域内部署军队方面受到无数阻挠，并因为许多新的因素出现阻碍了它的任务。我们认为，按照前面所提的各项决议，在区域范围内能充分部署部队，能逐渐恢复黎巴嫩政府的权力和主权，这种合作，特别是以色列方面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

目前，有一个想法使我们感到安慰，就是秘书长报告中提到的，各方已特别想

(委内瑞拉)

方设法改进联黎部队保护全体民众的能力。秘书长提到，也许有些民众对联黎部队失去了信心，我们认为这种结果是使人遗憾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受害最大的通常是一般人民和他们的财物。

在安理会的辩论中，除非发表的言论可以使联黎部队获得我们所要求的支持，其他言论都无补于事，如果没有这种支持，那就是无情地迫使黎巴嫩人民永远生活在紧张和痛苦之中，这是我们的组织一定要阻止发生的。

最后，委内瑞拉代表团同某些代表团一样，要赞扬联黎部队的非军事人员和军事人员英勇地、忠实地设法完成他们的使命，同时要赞扬那些为联黎部队提供特遣队或提供其他合作办法的国家。

同样的，我们要对秘书长表示感谢，因为他不断努力以求改进黎巴嫩的情况，并密切注意该地区情况发展。

末了，我们还想祝愿黎巴嫩——这一文化和文明的摇篮及象征——能恢复它应享的和平，重建正常的生活，不受外来的干扰，并在其领土内普享民主和自由。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以色列代表的一封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的议程。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安理会如果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以色列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我请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坐位就坐。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应主席的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坐位就坐。

贾帕尔先生（印度）：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赞赏秘书长提出的坦率客观的报告，我们全力支持秘书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为达成安理会托付的艰辛任务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我也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正式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司令官和官兵表示敬意，因为他们在日益迂到敌对行为的情况下作出了伟大的成就。

(印度)

必须再提醒以色列，它是自己愿意接受联合国把部队设在黎巴嫩的，也自己愿意接受该部队的任务规定的，因此，联合国当然可以要求以色列同联黎部队全力合作，达成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所定的目标。不过我们还没有见到这种合作。

六个多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在南部黎巴嫩的联合国部队仍然遭到骚扰、射击、劫持并且不能在南部黎巴嫩全境充分部署部队。如果情形一直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让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继续留在那里。如果不将该部队撤退，便应增强军力，并根据宪章第七章改为一个执法集团。我们自然比较赞成前一项行动，即是撤退联黎部队。对安理会来说，容忍也有一个限度，安理会不应容许一个配备简单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受到不尊重联合国权力的配备较佳的部队的攻击。

目前多多少少已形成一种僵局。秘书长说过，联黎部队想要充分部署并使黎巴嫩政府恢复其在南部黎巴嫩的权力和主权，都因面对强大部队的阻扰而不能实现。这些部队的所以能够阻扰第425(1978)号决议的执行，只是因为它们同以色列军队有一种特别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奇怪的关系，以色列向它们提供后勤或其他形式的支助，但竟然声称对它们无法控制，无法有什么影响。这种提法是显然无法接受的。对于如何使用压力，以色列是经验丰富的。

秘书长的报告坦率地指出，要想联黎部队达到任务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实际武装集团必须同以色列政府合作。安理会的第425(1978)号决议已明白规定以色列撤退后联黎部队能担任的任务，这项任务本是以色列同意的，但是却不能实行，因为以色列已将撤出的地区交给了所谓实际武装集团。安理会的第425(1978)号决议也许应断然要求以色列将撤出的地区交给联黎部队。显然的，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清楚的规定，以色列便趁机混水摸鱼。

可是，安全理事会并没有授权以色列将撤出的区域交给它自己选择的当地武装集团。以色列这种作法决不是负责的行为，因为这根本否定了撤退的意义。目前，以色列的存在是以所谓的实际武装集团为烟幕，这种作法绝对构成了对第425

(1978)号决议所含精神实质的明显违背。以色列决不能一方面自诩其撤离的功劳，一方面却假借它的友好或盟邦永远占据南部黎巴嫩的许多部分。

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澄清意向，明确地责成以色列协助联黎部队接收南部黎巴嫩，并订止对实际武装集团提供支助。只有这样才能使联黎部队和平光荣地完成它的使命。但是，看来有些方面好似只想把黎巴嫩当作中东这局棋上的一个棋子，这个棋子现在还不能动。同时，纵然第425(1978)号决议被人公然违反，安理会和联黎部队仍然装聋作哑。安理会是不能容许联黎部队的存在或信用被人侵害的。安理会应警告以色列和其他各有关方面：如果它们不执行第425(1978)号决议，进行合作，就不会再延长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部队而且还要撤退。

我国代表团不太同意主席宣读的协商一致意见的声明。我们固然认为主席以英文发表的言词颇为坚定，但是我们对声明的内容却不甚欣赏。首先，我们比较赞成采用拟定决议的方式；此外，声明内应清楚要求以色列做到两件事：第一件，订止对黎巴嫩实际武装集团提供后勤和其他方式的支助，第二件，设法帮助联黎部队由那些武装集团手中接管南部黎巴嫩。

我们在提出这些意见时，并非没有注意到一些其他集团引起的事件，秘书长在报告中认为这些是比较次要的事件。可是，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个开始，根据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必须从南部黎巴嫩开始着手。由于以色列侵占黎巴嫩，才造成目前的局势，所以在扭转现况方面以色列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现在正是考验以色列的诚意的时候。

我们最为关切的是黎巴嫩的独立、自主、领土完整，我们希望看到黎巴嫩摆脱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扰，在相当和平与安定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统一。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黎巴嫩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安全理事会讨论黎巴嫩问题的会议似乎成了本组织的一个定期的项目。这些会议的内容也似乎老是重复，老是那一套。但是，主席先生，由你主持这个会议，我们感到特别高兴，你同时也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共同体）集团的主席。我不必详细说明欧洲对黎巴嫩的关系，或黎巴嫩对欧洲的关系——欧洲这个地名是取自我们腓尼基女神“欧罗巴”。我提到历史的原因，只不过是為了把我们今天的辩论放在一个可能是极其重要的范畴内。

黎巴嫩曾荣幸地同其他国家一道，成为欧洲集团关于维持和平的决议的共同提案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强调我们的信心：我们深信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而且更特别是法国的部队，有能力和我们一道在黎巴嫩、非洲的中东，促使联合国成员在建立国际法、秩序和安全等方面发开新的一页。

可是，如果我们在这里进行表决的同时，“我们的和平部队”的信用正受到有计划的打击，而且安理会的决定所面对的抗拒日益严重，那末，一项决议会有什么价值呢？

我认为，目前的关键正是维持和平这项任务的信用问题。安理会目前正在审议秘书长的临时报告，其中我要首先提到的，就是该报告中非常清晰明确的警告——我再说一遍：“警告”。报告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特别在这里引述——不遵照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第426（1978）号和第434（1978）号决议，不部署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听由冲突升级，不仅会危害平民和部队的生命，而且会有极严重的后果，导致重大的危机。

我不必再引述该临时报告，我也不愿意为这次的辩论提供更多的事实、数字、日期等等，因为有些代表已经在这里说过了。每月每日每小时都有事实不断证明以色列六月十三日从黎巴嫩的撤退只是虚构的故事，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事实

(黎巴嫩)

上不断受到侵犯。

实际上，以色列透过联黎部队园滑地所称的“黎巴嫩实际部队”，达成了两件事的其中一件——也许两件都达成：以色列将其真正边界向北推移，侵入我国领土，并通过代理人的占领，成立了一个小型影子附属国。这就是秘书长以最明确文字告诉我们的真象。

两个月前，当安全理事会第434（1978）号决议在这个会议厅进行表决时，一般的舆论正好是不应对“联黎部队失去信心”。新的任务期限只延长了四个月。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应在期中再开会评价已达到的成果，再决定可以采取何种最理想的行动。

我们现在知道实际情况。同时，我们也毫无疑问地知道，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以色列——正在公然反抗维持和平行动，公然反抗安全理事会、联合国部队、那些为联黎部队提供士兵的国家，以及把自己的资沅和政治声誉交给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进行整个事业的所有方面。

因此，我们不得不坦率地、负责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几乎毫无办法，我们整个世界究竟还可以忍受这种局面多久？我们只能延长国际部队的任务期限，但是这个部队已逐渐成为侵略的同谋而受到我们谴责。

秘书长的报告似乎有一个非常简单而肯定的答案，我愿意在这里特别指出：

“联黎部队的自制态度也不应被人误认为没有决心执行安全理事会交给它的任务。”（S/12929，第19段）

成败问题并不单单涉及联黎部队、安全理事会或维持和平行动，而是牵涉到一个国家的命运，也就是我的国家，也就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爱好和平的黎巴嫩，以及黎巴嫩的土地和人民。

(黎巴嫩)

我不仅知道那些抱着怀疑态度的人，那些伪君子和诡辩者会说些什么话，同时我也知道那些虽怀好意，但不能完全了解当前南部情况的人会说些什么话。

因此，我们对秘书长在这次报告和以前的报告中，考虑到“贝鲁特的悲惨事件”对“黎巴嫩南部的局势的影响”，并指出“这种情况与黎巴嫩全国局势是密切相关的”（同上，第14段），表示感激和满意。

而且，仅从事实的报导就可以清楚知道，尽管阻挠行动是所谓的“实际武装集团”进行的，但以色列必须负全部责任。

让我讲得更明确一点。我国政府清楚了解，洞悉见到事态发展的许多朋友及其中不少曾在这里作证的朋友也有同样的了解，如果不是因为以色列，黎巴嫩南部的实际的和法律的情况的确会有很大的分别。以色列似乎蓄意要在黎巴嫩继续战争，但在别处却摆出一副寻求和平的样子。看来，以色列要透过黎巴嫩南部，一手制造黎巴嫩的悲剧，蓄意要使我我国陷于长期的分裂、冲突和动敌。

尽管我不想在这里再度提到以色列经常引起争论的中东“大计划”，但我不能不极为关切地注意到，由于南部的局势，黎巴嫩在阿拉伯世界原有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同时，它最亲密、最真诚的天然盟友的信心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我不打算在今天讨论整个黎巴嫩的问题。我曾经在适当的场合和时间充分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明显的，黎巴嫩人民已经肯定地表示，他们一致地、始终不渝地、决心恢复和平，设法取得和解，保持黎巴嫩的统一、独立和主权，寻求一项新的“民族契约”，重建我们的城市和民主制度。

经过差不多五年的持续战争，我们存在的价值和理想跟我们的土地一样，均受到了危害，更不必说我们的生存了。在这场战争中，不论在黎巴嫩内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在世界各国的眼中，连我们的历史都似乎是有问题的，更不用说我们的前途了。但是，我们决心生存下去。因此，我们要说还我河山！

(黎巴嫩)

对于我们黎巴嫩人来说，日子是非常艰难，也许是我们从新取得独立三十五年以来最艰难的岁月。我们知道，我们坦诚地承认，我们仍然有各种问题；秘书长在报告中对黎巴嫩南部一些地方的“平民”表示特别关怀，可能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或能在迈尔杰乌荣解决的。因此，迈尔杰乌荣方面必须把问题带到贝鲁特来讨论，而不应期望自己会成为一国之都，要贝鲁特当局把问题带去。

因此，我希望大家会理解我，原谅我，因为我要借这个难得的庄严的场合，向我国南部的兄弟和同胞发出呼吁：请他们不应再受人欺骗，不应再有幻想而固执成见。除了恢复黎巴嫩的主权和权力以外，不论是基督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他们的安全都不会获得保障；而且，只要以色列在南部继续从事颠覆活动，破坏黎巴嫩的统一，破坏它的民族性并损害它受到国际关注、爱护和援助的机会，主权和权力的恢复是无法实现的。

为此，我要对那些担心自己的安全，被可理解的恐惧困扰，因而寻求虚幻的保护和保证的人说：你们要信任黎巴嫩，只有黎巴嫩可以信任，因为它是真正可靠的保证，使我们的统一和决心可以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一切保证。的确，他们会找到其他更大、更有效的保证吗，除了黎巴嫩一向见到的安全理事会、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中达成的庄严的协商一致意见外？他们以及我们大家是否可以这样盲目、糊涂、认为那些到处杀人放火的部队，比那些同我们勇敢地站在一边、驻守在黎巴嫩南部的和平部队，更可以保护我们？

今年九月十九日，即安理会上次讨论南部黎巴嫩问题时，我国政府曾作出庄严的保证：“我们不认为联黎部队是一项长期的安排”，并且“无意长期维持联合国临时部队在我们的边界或领土内”。（S/PV. 2086，英文本第21、23页）

秘书长在报告中觉得可以重提我们的承诺，并希望“趁目前贝鲁特较为平静的

(黎巴嫩)

期间，能着手努力整编黎巴嫩的陆军”(S/12929, 第14段)，我国政府对此表示感激。

我国代表团按指示通知安理会和秘书长，黎巴嫩的陆军现在准备与联黎部队一道，并在第426(1978)号决议核定的任务范围内，略尽一臂之力。联黎部队和黎巴嫩陆军两方指挥官之间必须仔细拟订一项共同计划，可能由一个适当的军事常设工作组来负责拟定。我们欢迎厄斯金上将在这方面提出任何建议。

我们衷心希望，现在可以试试一个新的开始，避免陆军在八月开进提卜宁时所发生的一切惨痛的后果。有些人也许不会完全感到不满意，因为陆军除了试探以色列的真正意图外，当时还确实考验了它的团结和纪律。但是，形势已经有改变，我们的优先次序和判断准则也必须有所改变。

应当记得黎巴嫩问题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争引起的。我深信，和平也将从南部来。

过去一周，大会一直辩论巴勒斯坦问题。除了黎巴嫩南部以外，没有任何地方会更明显地指出，这两个问题是如何紧密地相互联系的。尽管我们因安理会接到报告，知道巴勒斯坦武装份子和联黎部队之间发生事件而深感不安，但是，我们对联合国能够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能够阻止武装人员渗入其控制下的地区，从而保持了第426(1978)号决议规定的“和平性质”，表示满意。

如果我们要强调联黎部队这次成就，那就是进一步证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可以成功的，和平地区的生命财产是可以受到充分保护的，而且，对联合国国际社会维护和平的决心表示信任是有正面结果的。

一方面，我们希望巴勒斯坦人——在联黎部队控制地区内外的所有巴勒斯坦人——将不会因而改变态度；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这里重申黎巴嫩以前所作的呼吁：黎巴嫩不应再成为一场代人作战的战场。我们相信大家应能理解这项呼吁。我

们更认为，巴勒斯坦人愈是积极合作促进和平，达致和平的机会就愈大，包括所有和平的机会，与南部黎巴嫩的和平，黎巴嫩作为一个恢复统一和主权的独立国家的和平，特别是中东的和平。

允许我在结束以前再次向安理会、秘书长和联黎部队的全体官兵表示黎巴嫩的深切感激。

我在最后几句话中，将引述目前正在审议的报告的另一段话：

“在黎巴嫩南部恢复黎巴嫩政府的权力和主权，长远来看，只有这个永久可靠的办法能使这个被饱经战争摧残的地区恢复正常和安全。因此，有关各方面极须为此目的而合作。如果继续用武力反抗这种努力，只能视为故意蔑视黎巴嫩政府的合法权力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同上，第20段）

主席先生，你的发言体现了安理会协商一致的意见，基本上认可了这项呼吁。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因为你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负起我们的一部分责任。我恳切地希望，当安全理事会下一次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以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各方面已经响应这项呼吁，因此安理会也不需要决定采取《宪章》规定的其他办法来进一步维持和平。

主席：我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首先要表示最高敬意。我们深信，你会用绝对公平的办法明智地来处理安理会的事务，你有突出的外交才干，我们在联合国里的人都很钦佩。

以色列政府和人民深深感谢美国代表向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因果达·梅厄夫人逝世所表示的同情和哀悼，梅厄夫人是以色列和犹太人民伟大领袖之一，当代的伟人之一。在此我避免批评科威特代表那种没有风度的言辞。各位成员可以判断这种言辞是否得体。

以色列认为黎巴嫩的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因而深感焦虑。我们不但关切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活动地区的问题，同时也关切我们自己重大的安全问题以及黎巴嫩很多人民基本生存受到威胁的问题。

安全理事会认识到这些事实，八个多月以前赋予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广泛的任務，共三部分，主要是要恢复“黎巴嫩在其国际承认的边界以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第425（1978）号决议）。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对以色列的任务是具体的、有限的，唯一的目的是要肯定以色列的部队的撤退。联黎部队这一部分任务已经执行，到目前为止是任务中唯一实现的部分。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三日联黎部队指挥官证实以色列防卫部队已经从黎巴嫩南部完全撤退，秘书长同一日期的进度报告也有记载（S/12620/Add.5）。该日秘书长的发言人发表声明，我引用新闻厅 UNIFIL/8号新闻稿：

“以色列部队撤出黎巴嫩南部最后的第四个阶段是在今天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三日完成的。联合国军事观察人员证实了这项撤退过程。到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七时，以色列据点全部撤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指挥官厄尔斯金少将向秘书长证实称，以色列部队已按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的要求从黎巴嫩南部全部撤退。”

不过，令人感到深切不安的是，联黎部队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

(以色列)

议规定所负的另外两部分任务却未实现，这便是：

“……恢复国际和平和安全并协助黎巴嫩政府确实恢复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

黎巴嫩南部的的问题是黎巴嫩近年政治悲剧的一部分。如果分开来谈便是短视，实际上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有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这幕悲剧的根源是众所周知的，一九七六年十月，黎巴嫩前常驻代表曾在大会上生动地描述过。我觉得必须再向安理会报告古拉大使当时说的话，因为我们绝不能忘记他的话。他直接了当地把责任归咎于所谓的巴解组织。我引用他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的发言：

“黎巴嫩的悲剧事件的根源……来自阿拉伯人之间的竞争、……巴勒斯坦组织对黎巴嫩和它的人民……的打击。巴勒斯坦人不断干涉黎巴嫩内政，对黎巴嫩主权进行不可容忍的侵犯。……〔一九七三年〕弗朗吉总统……谴责巴勒斯坦部队非法占领部分黎巴嫩领土……。”

“〔巴勒斯坦人〕不断地把更多的武器运进黎巴嫩……。他们把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难民营转变成……军事堡垒。……逃离黎巴嫩的法律裁判的普通罪犯……营地得到安置和保护。这些营地已经成为某些其他阿拉伯国家派出和提供经费训练雇佣军的中心。……属于各小派别通罪犯……营地得到安置和保护。这些营地已经成为某些其他阿拉伯国家派出和提供经费训练雇佣军的中心。……属于各小派别组织的巴勒斯坦分子实行绑架黎巴嫩人，有时绑架外国人，囚禁、审问和拷打这些人，有时甚至加以杀害……。他们在黎巴嫩犯下各种罪行。……他们偷运货物入黎巴嫩。他们甚至收保护费。巴勒斯坦分子犯下的非法活动实在是多不胜数。无论黎巴嫩人在他们自己之间或者对他们同政府的关系有什么不满，巴勒斯坦人都没有权利，没有理由成为任何内部争执的一方。……。”——有人两年前说——“〔有〕五万人死亡，十万人受伤。一百万黎巴嫩难民在叙利亚，阿拉伯世界，欧洲和美洲。我们的行政、经济、社会和教育机构和企业纷纷解体。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用巴勒斯坦革命的任何目标来辩护。”

……

(以色列)

“但现在已经很明显，巴勒斯坦人企图在黎巴嫩的政治权力斗争中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他们过去是，现在继续是公开同黎巴嫩的一派联合，反对另一派。

[S/PV. 2106, 中文本第 4、5、6 页]

古拉大使表示，自七〇年代初开始黎巴嫩便丧失了自己领土很多的主权，给巴解组织拿去。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之间，在黎巴嫩进行了惨烈战争，黎巴嫩的独立又给叙利亚剥夺。战争期间，叙利亚因政治上权宜之计变更其效忠的对象。在某一个阶段中叙利亚把自己说成是其基督徒的保护人与巴解组织为敌，在该阶段中它毫不迟疑地轰炸摧毁象特勒萨达等巴解组织的据点。后来叙利亚所扮角色变了，便残酷地对付基督教徒，我无需详细说明它所造成的可怕后果。

我们不能把黎巴嫩南部的情况与整个黎巴嫩政治情况分别对待，因此我们也不能人为地把南部情况同黎巴嫩北部的情况分开来看。但是由于全理会成员很清楚而世界舆论根本不理解的理由，安理会一直不能深入讨论北部的局势。在黎巴嫩漫长悲惨的整个内战期间，无论按什么标准来说，都涉及外来干涉，涉及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但安理会都没有对这一题目进行一次正式辩论。

今年十月六日安理会终于通过一项关于贝鲁特和其附近局势的决议，但未经公开辩论，甚至于对间接提到某外国大规模轰炸毁坏贝鲁特市民住区的事也小心翼翼地加以避免。

但是，南部的基督教乡村里的人并没有什么顾虑，也没有什么幻想。他们都明白北部的情形。他们都十分明白九月中上次延长临时部队任期后他们有几百个弟兄惨遭屠杀，贝鲁特不断被破坏。被遗忘的似乎是，南部的基督教徒也是黎巴嫩人，他们的看法和反应也都受整个黎巴嫩局势的影响。他们同北部不失联系，每天都有详细的情况报告。这种情报就影响和决定他们的行动。

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抓不住黎巴嫩南部情况下面的客观的心理现实。目前，在南部保卫基督教徒地区和希亚地区的黎巴嫩地方部队是他们正确看做唯一防卫的力量，其实，这些部队执行任务的地区是黎巴嫩当局在全境内唯一还保有权威的地区。

(以色列)

秘书长在最近几次报告中已经认识到这项事实。秘书长在其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报告里正确地指出：

“贝鲁特的悲惨事件，在九月底加剧，无可避免地影响到黎巴嫩南部的局势；我上次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12845)已经指出，这种情况与黎巴嫩全国局势密切相关的。我希望，趁目前贝鲁特较为平静的期间，能着手努力整编黎巴嫩陆军。这方面如有进展，一定有利于联黎部队执行任务。”(S/12929, 第14段)

当然以色列政府认为，南部的的问题直接同全国局势有关，讨论黎巴嫩问题必须建立永久和平和完全恢复黎巴嫩主权为目的，不但是在南部而且是包括贝鲁特在内的全国。

所有的视察者都痛惜地看到，黎巴嫩政府要在境内重新申张权力并不限于黎巴嫩南部的若干边缘地区。

悲惨的不能否认的事实是，黎巴嫩这个国家仍在外国占领之下。叙利亚部队表面上是要维持和平，却控制了各地的政治生活。安理会必须承认，黎巴嫩政府一天受到外国大炮装甲车的威胁，一天就不能进行有效的治理。至于所谓的巴解组织，它仍然是黎巴嫩的国中之国，它的武装恐怖分子一日不去，就对黎巴嫩政府的权力，对该区域的和平展望构成威胁。

同目前辩论最有关系的事实是，巴解组织的武装分子能渗透回来并被允许控制黎巴嫩南部若干地区，而黎巴嫩的陆军仍然不能开入南部。事实是，黎巴嫩陆军单位想进入黎巴嫩南部，却不敢通过泰尔沿海区域或通过联黎部队活动地区巴解组织所控制的中心地带。

南部村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他们的政府目前没有保护他们安全的办法。

巴解组织成千成员留驻联黎部队的任务地区，加剧了村民的恐惧。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外国势力和巴解组织更多的武装人员都将随联黎部队之后进入南部，因此使村民自己起来采取他们所已采取的立场。根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日星期三开罗

(以色列)

电台的报道- 据地方居民报告说, 黎巴嫩南部西区联黎部队同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之间发生过冲突, 因为联黎部队想阻止恐怖分子进驻联黎部队控制的村庄建立据点。

如果有人说村民的恐惧没有理由, 此人就要负严重责任。 该地区最近发生的情况不能不使他们感到恐惧。

当然, 黎巴嫩政府由于上述原因一天不能在南部伸张主权, 我们就一天不能正式劝告南部村民无须以严重的态度对待他们生存所受到的威胁。

虽然以色列指出它不能漠视南部村民的命运, 但不能为他们的行动负责。 他们的行动是根据他们对存活问题的看法, 也常常按照他们从贝鲁特所获得训令行事。

这次辩论期间, 有人指控南部的实际部队在以色列协助下建造飞机坪、港口设施。我要说明, 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有些代表在此竟然散布完全是虚构的恶意谣言, 以色列只能表示惊异不已。

我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昨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七日《美联社》的报道:

“联合国在黎巴嫩南部维持和平部队指挥官伊曼纽尔·厄尔斯金少将本周四据说否认以色列支持的右翼基督教民兵在南部建造飞机场。

“据告厄尔斯金告贝鲁特独立的《今天报》驻黎巴嫩南部记者称, 有人为这飞机场的事而大惊小怪, 我感到诧异”。

“这位加纳籍将军又说, 该机场是“二次世界大战后 英法部队遗留下来的跑道, 长满了草木”。

“厄尔斯金说他几次乘直升飞机飞过以色列以北两英里的基亚姆地区, ‘我看不到有修理跑道或其他修护活动。 地区内也没有设备’。”

以色列将继续同联黎部队合作, 象该部队建立以来一样。 很可惜秘书长报告中又没有指出以色列向联黎部队提供的相当的具体的援助, 协助它进入任务地区、建立设施, 并协助通讯、供应和后勤, 等等。 报告中在其他方面却大事称赞, 但事实是, 没有以色列的合作, 联黎部队就无法执行任务。

(以色列)

以色列赞赏今年春天以来联黎部队各指挥官和士兵在困难情况下所做的工作。以色列也相信联黎部队装备适当，足以达成任务。以色列相信，联黎部队会负起它的一切责任。

同时，以色列认为，这些问题既然如此困难，联黎部队的任务有地理上的限制，政治上有一定的范围，工作是很艰巨的。此外，两个月以来这些问题又节外生枝，我们不能抱有幻想。中东的和平进程已经有可观进展；叙利亚和巴解组织有见于此便在中东和大会本届会议中都带头试图破坏现有的和平谈判。由于巴解组织和叙利亚在整个黎巴嫩都无处不积极活动，它们在南北两地都会不加考虑地利用这次情况实现它们的阴谋诡计。如果联黎部队在未来数月内象过去一样无法完成其任务中第二和第三部分，安理会当然指出应负责任的一方，这是安理会的职责所在，它应指出坚决要阻挠中东和平的那些分子。如果把黎巴嫩南部的问题同黎巴嫩整个情况分开，无助和平；如果拒绝坦白讨论北部所发生屠杀，对安理会也没有好处。安全理事会关于贝鲁特附近情况恶化问题的第436(1978)号决议是虚伪的，如果同本次会议开始时宣读的拙劣的、不平衡的、偏袒的主席发言比较，也显然是荒谬的。

主席：谢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现在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建议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坐位就坐。

主席：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坐发言。

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在这个重要的机构内发言。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这个机构的责任维护国际和平与秩序，保护侵略的受害者以及维护人类的最高利益。

我们听到了以色列代表的指控、歪曲和造谣，我现在要陈述我国政府对黎巴嫩局势所持的一般立场，并说明我们对充分部署联合国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面临阻碍一事所持的看法。

事实上，叙利亚和黎巴嫩一向是姐妹国。自两国独立以来，就已同意不交换大使，因而两国都认为它们的关系非常特别，它们的相互关系是如此重要，因此决定有关这些关系的问题应一直由各自的政府直接处理。过去三十年来，叙利亚和黎巴嫩一直维持这个传统。我们相信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的密切友好关系应该永远这样维持下去。我们反对任何破坏这种情况的行为，特别反对以色列代表来跟我们讲什么不干涉之类的大道理。对叙利亚来说，黎巴嫩的主权，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同它自己的主权，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一样重要。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此外，我们认为黎巴嫩也和我们一样，受到以色列扩张主义的阴谋的威胁。事实上，我们认为，整个阿拉伯世界以及国际和平都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主义的威胁。

叙利亚决心维护一个统一的黎巴嫩，一个我们一向感到骄傲的黎巴嫩，一个一直在阿拉伯世界中发挥重大作用并且确是能够继续发挥重大作用的黎巴嫩，它是阿拉伯文化的摇篮，也是阿拉伯文化向全世界开放的窗户。

安理会一定会认识到，我们在黎巴嫩承担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响应了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人民的呼吁。我们随时随地准备离开黎巴嫩；事实上，我们正尽一切努力使黎巴嫩当局能够再度对自己整个领土行使权力。

任何国家凡是帮助黎巴嫩使它能够再全面控制其领土，特别是黎巴嫩南部领土的国家，我们都很感激。正如安全理事会许多成员所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傲慢态度不仅侵犯了黎巴嫩的权力，而且也侵犯了安全理事会的权力。

我国政府的确认识到，黎巴嫩的未来要靠黎巴嫩内部不同派别立即取得和解。我们充分支持萨尔基斯总统及其政府为达成这种关系重大的和解所作的努力。我们以沉重的心情呼吁黎巴嫩所有各派彼此进行真正的和解再度获得和平与安定。

我们要在这个极受各方尊重的安理会面前郑重指出，我们将诚意地帮助所有黎巴嫩各派——我再说一次：所有黎巴嫩各派——达成和解，我们认为这是建设一个新黎巴嫩的前提条件，建设新黎巴嫩是一个我们珍惜和盼望的目标。

我们很感激的是，这个世界确已对如何保持黎巴嫩和解的希望并设法促进这种和解的问题表示关切。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以色列正积极地设法阻止黎巴嫩达到这个目的。除非黎巴嫩政府能够对所有的黎巴嫩领土行使主权，否则黎巴嫩局势的和解以及黎巴嫩内部的和解就无法达成。我认为鉴于以色列蔑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以色列甚至明白表示要将其意志强加于黎巴嫩政府，安全理事会举行这次会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议是为了帮助黎巴嫩政府能对其领土行使主权。

正如今天许多发言人所说的，以色列实际上是犯了阻挠联黎部队的任务的罪行，我认为除非安全理事会能够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对付以色列的扩张主义阴谋，否则以色列将继续走它的老路，不会改变。

主席先生，叙利亚政府虽然感激刚才听到的你的发言，虽然感激秘书长的报告，但不能不指出，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更积极有效的、彻底的行动。主席先生，我们对你个人深表尊敬，同时我们也认为安全理事会应采取一个决定而不是以其主席的声明就感到满足。安全理事会应命令以色列不要在我们的已经多灾多难的地区制造更多事端。

我听了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我不能不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有了这种鼓励侵略者的言辞，以色列能够继续进行其目前的侵略，扩张和漠视一切的政策。

比谢拉先生（科威特）：在我们要求安理会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其第425（1978）号和426（197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时，我们决定要主席提出一项声明。我国代表团是这个决定的主要推动者，我们所关切的是要避免争执，避免互相攻讦。正如我在早先的发言中所说，那种冗词赘语互相攻击对于黎巴嫩人民所处的困难或或所抱的目标并没有帮助，我们今天聚集在此是要为他们寻求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现在，我听过了黎巴嫩代表情绪激昂的发言——情绪激昂是因为他见到国家多难，南部地区一片混乱而深感焦虑。实际上，他说，以色列部队撤出黎巴嫩南部——用他的话说，是“编造的故事”——换句话说，是假的，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骗局。相反地，以色列部队仍在黎巴嫩，白天来晚上走。我在后面会谈到这一点。

以色列代表和我一样，在发言中提到港口和机场的问题。但我要附加说明是“根据十二月三日《纽约时报》。”并不是我造出来的。《纽约时报》不是一份阿拉伯报纸；也不是一份社会主义报纸，它也并不以偏向阿拉伯人而闻名。所

(科威特)

以我特别要说明，说明我所引证的话的来沅。 这是为了诚实，为了知识上不作假。

听了以色列代表冗长发言之后——由于索然无味已成为今日流行的形容词——我要形容他的发言是索然无味的胡言混语，并且故意玩弄花招，闪烁其词。 我们来这儿讨论什么？是讨论第 425(197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是审查阻碍联黎部队充分部署的原因。 主席先生，安理会所有成员都赞成你强有力地念出的声明，在声明中，安理会成员呼吁所有有关方面——特别是以色列——协助联黎部队的充分部署，而不是反对。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代表团充分知道并了解以黎边界的情况，也赞成这一点。

黎巴嫩南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以色列军事人员的出现以及继续不断地给予叛军后勤支援和其他援助。

关于以色列人员在黎巴嫩南部出现的问题，秘书长报告第 9 段说：

“联黎部队的军官们认出了在现场有三名便衣的以色列国防军人员……以色列当局对这次示威不肯承认任何责任〔就是十月二十五日的悲惨事件〕。在以色列国防军的协助下，四名黎巴嫩联络员后来被释放。”(S/12929, 第 9 段)

这显示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军队控制这些叛军的力量。

现在，在同一份报告的第 17 段中，秘书长指出：

“以色列国防军和黎巴嫩实际部队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局势的一个主要因素。 联黎部队不时要求以色列当局进行斡旋，并利用其影响力，来管制或节制哈达德少校和他的民兵的行动。 以色列当局已经表示他们无力控制实际存在的黎巴嫩部队。 不过，没有人否认过以色列当局向他们提供后勤和其他形式的支援。 在审查期间，黎巴嫩南部曾经几次发现以色列国防军的人员。”

(同上，第 17 段)

(科威特)

现在，我们相信什么呢？相信以色列的声明还是相信秘书长基于现场情况而提出的文件？以色列代表说以色列部队已经撤出。但文件在这里，肯定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们是来来去去，在黎巴嫩南部享受一个罗马假期。

我不打算再作不必要的争辩。我们不是来这里讨论叙利亚或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存在，而是讨论以色列部队对联黎部队在黎巴嫩南部的部署所进行的干扰行为。以色列代表提都不提这一点。他谈到叙利亚的参与和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他说的是我们在每一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和每一个委员会中都听过的陈腔滥调。什么新东西也没有。

有两个重要问题是的确和目前的辩论有关的。其中一个：以色列能不能真诚地、积极地让联黎部队不受阻碍地部署官兵执行任务，达成第425(1978)号决议？第二个问题是：以色列会订止对这些叛军提供后勤和其他补给吗？我们等待着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以色列代表所说的叙利亚的存在或巴解组织的不正当行为。让我们来听听以色列代表的回答，究竟以色列是否接受主席宣读的声明中所说的，让联黎部队不受阻挠地沿着国际承认的边界部署人员；第二，以色列是否要订止对哪些叛军提供后勤和其他军事援助？那些叛军不是一个独立的团体，正如我在原先的发言中所说的，他们是依靠着恶名昭彰的所谓迈图拉联系。迈图市是那些叛军的生命线。一旦以色列订止补给，那些叛军就会不旋踵而灭。

我要听以色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其他的名字。我现在要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黎巴嫩政府在恢复其对该国南部的统治的努力中仍然面临着严重的阻碍，我们很感不安，秘书长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S/12929)给

(主席)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指出了联合国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执行其困难而责任重大的任务时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对联黎部队来说,不受干扰,能自由行动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呼吁包括以色列的有关各方面,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和第434(1978)号决议并同黎巴嫩政府和联黎部队协作,以便能够保持黎巴嫩在其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的统一、独立、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我国政府一再强调我国支持这些原则。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联邦外交部长在向联邦议会致词时,重申欧洲共同体九国外交部长会议于七月六日和十月二十三日所作的声明,认为黎巴嫩的各个团体都应支持萨尔基斯总统和该国的合法政府,努力开创一个使所有公民都能和平共处的局面。

惟有黎巴嫩的所有团体都认真地走上一个协调的道路,该国人民才可能在黎巴嫩共和国的天地里追求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愿望。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七日在贝鲁特达成的停火协议——绝不仅是安理会的努力成果——在近几个星期中已继续维持。我们相信,黎巴嫩的稳定与和平是走向全盘解决中东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不向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致敬,如果不感谢他们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的发言就有欠缺之处。联黎部队的军队尽管遭到严重的阻碍,仍然杰出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值得我们钦佩。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上一次联合国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延长任务期限的先后,在这个大厅里没有人不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暴行感到惊讶愤怒的。贝鲁特两个月前经叙利亚猛烈炮轰后尚未恢复过来。数百黎巴嫩平民仍然因叙利亚炮火每天向人口密集地区射击5,000发炮弹,亲人被杀而哀伤。

在本组织内,我们有时是健忘的,但是这里没有人忘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发出的迫切呼吁,要求

(以色列)

“... 终止黎巴嫩数十万人民惨遭屠杀。 平民、医院、诊疗所、收容所、和住宅，都一无幸免。

“为人道着想，为人权的最基本原则着想，也为死去的数以百计的男女老幼着想，我们恳求你们。〔黎巴嫩总统，世界大国，联合国和其他组织〕采取行动。”(A/33/288-S/12879, 附件, 第2页)

实际上，通常最不愿发表抗议的红十字会，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

“... 强烈抗议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内使用武器造成相当大量的平民丧生。”

甚至叙利亚从前的盟友也对叙利亚的暴行感到愤怒。 十月四日，开罗电台报道沙特阿拉伯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强烈抨击叙利亚总统滥用叙利亚军队在黎巴嫩境内压制显然是在那儿维持和平的阿拉伯兄弟。

十月十日，黎巴嫩之声电台报道：

“... 叙利亚人使用毒气弹来炮轰许多地区。 受害人的症候是发烧、呕吐、泻痢、痉挛。”

贝鲁特不会很快忘记这种野蛮行动，因为它的东区成了满目疮痍，象月球表面一样，高楼都被毁，充满弹坑的街道上仍然散布着断瓦残垣和烧毁的车辆。

伦敦的《经济学人》一九七八年十月七日报道说，叙利亚的战略是处心积虑地企图：

“彻底摧毁那些建筑物，使人们很难再住进去... 因此，重要的事实是，叙利亚已在使用很多磷燃烧弹来烧建筑物。”

《经济学人》接着说：

“这种残酷的战争方式包括使用军事力量来对付平民以达到与军事无关的目的。这为的是要动摇社会生活的组织结构，尽可能造成破坏和痛苦... 大多数被

(以色列)

杀的是平民。”

这是一支维持和平的部队吗？我国代表团认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暴行记录使该国丧失对今天的讨论提出任何意见的资格。实际上，黎巴嫩人民所受的痛苦因攻击者的残暴而加深。

当叙利亚在维持区域和平的伪装下屠杀平民，以扩大它对黎巴嫩的控制，显露出它的真面目和企图。叙利亚从未与黎巴嫩建立邦交，因为那样作会损害它长期以来对黎巴嫩的统治要求。当我于十月十三日在大会上第一次提到这个古怪的事实时，叙利亚代表有点站不住脚地回答说

“... 我们两国之间的兄弟关系是一种特别关系，不需要交换外交代表团”
(A/33/PV. 34, 英文本第72页)

叙利亚代表今晚在这里又作了同样的声明。如果这是叙利亚解释兄弟关系的方式，我决不愿作一个兄弟。

根据叙利亚的正式声明，它的扩张主义阴谋也包括约旦和以色列在内，除非目前叙利亚领导人放弃这种过时的计划，否则这个政权会继续在黎巴嫩各处引起骚乱。此外，只要这个政权坚持反对目前中东的和平程序，它一定会继续利用黎巴嫩的情况试图破坏任何朝向中东和平的行动。

以色列继续尊重黎巴嫩的充分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愿见到黎巴嫩的合法政府在其领土各地恢复充分有效的统治，除此之外不作他想。但只要叙利亚占领军队还留在黎巴嫩土地上，这就不可能实现。

在今天下午安理会的审议中，一位对以色列攻击最厉害的发言者所代表的国家装备了那些应为黎巴嫩的悲剧以及不断企图挫折中东和平事业负责任的人。我们会问，是谁供应了枪枝，坦克和大炮配件，摧残了黎巴嫩广大的地区？我们会问，是谁供应在黎巴嫩各地活动的巴解组织恐怖份子的卡秋莎火箭，卡拉奇尼科夫式冲

(以色列)

锋炮和其他武器？令人痛心，答案很清楚，就是苏联。

正如我已有机会在大会本届会议上指出过，苏联的扩大阴谋是更加凶恶的。苏联代表在大会和安理会上清楚地说过，它的计划是要打击他们所称的“单独交易”。安理会将会了解，苏联真正的意思是说他们基本上反对戴维营的和平过程，虽然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同埃及签订和平条约只是寻求和平解决整个中东问题的办法的第一步。

苏联可能把黎巴嫩的局势看作是一空隙，利用这个空隙，假手代理人，遑过在那儿活动的代理人，它能破坏和平的过程。安理会成员对此不应存有幻想，不应受到苏联代表胡言乱语所欺骗。

为打算暗中破坏中东的和平过程以及戴维营的精神，苏联代表再度认为又可以攻击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我前面已经说过，埃以和谈是朝向和平解决整个中东问题的第一步。我要问一句，苏联对它所谓的“单独的和平”一直很烦忧，是不是因为苏联是以一九一八年同德国在布雷斯特——利托夫科签订一项单独的和平条约而展开它的外交史的？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千万不要掷石头。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而发言。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原先，在我听取以色列代表的发言以前，我本来是不打算发言的，我注意到，事实上在坐各位也都注意到，以色列代表是想闪避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的问题，也就是黎巴嫩大使所说的，以色列“以其代理人来占领”黎巴嫩南部的地区。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以色列代表怎么一直能引述别人的话来支持他的这种不顾事实的提法。主席先生，我很欣赏你和安全理事会所体现的耐性，能够听取以色列代表那么滔滔不绝但却不答复主要问题的发言，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以色列阻挠联合国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任务，阻止该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部队在黎巴嫩南部的部署，阻止黎巴嫩政府行使它对它自己领土的统治权等罪行。以色列代表还没有回答科威特代表提出的问题。

主席：科威特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发言，现在请科威特代表发言。

比谢拉先生（科威特）：实际上我并不是在行使答辩权而发言，而是我听了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我要老老实实在地再说一句，他的发言是令人憎恶的——令人憎恶是因为他的话是言不对题的。

我们在这儿谈的是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以及执行任务所面临的阻碍——阻碍存在是因为以色列支持的基督教民兵的缘故。我向在坐的以色列代表提出两个问题。他用他自己的老办法避开了。正如英国人所说的，显然找错对象，狂吠一阵。他不将他的论点限于联黎部队，限于这次辩论主旨，却继续谈苏联，谈在黎巴嫩的阿拉伯威慑部队。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倒是他为黎巴嫩主权问题所流的大量眼泪。黎巴嫩是受了损害。无疑，黎巴嫩是伤痕累累，但分割、肢解其主权的不是别人，是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是以色列同黎巴嫩南部叛军的勾结。但以色列代表却来到这儿为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掉眼泪。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

主席：现在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图埃尼（黎巴嫩）：我的发言实在没什么要补充的，我拒绝加入这种使安理会远离主题的议论。

主席先生，在出席的各成员的合作与一致同意之下，你完满地表达了支持秘书长报告的杰出的协商一致意见，这应该是我们的注意和关切的主要焦点。我要再敦促一遍，让我们不要在黎巴嫩为另一个战争制造另一个战场。

主席：没有其他的发言人了。因此安理会结束它现阶段对这个项目的审议。

下午六时四十五分散会